

通俗文学丛书

林中远征



6
8

辽宁人民出版社

·通俗文学丛书·

林中远征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8年沈阳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里的六篇作品，都是描写东北抗日联军生活的真人真事。

“林中远征”和“卖蹄子”反映了抗日联军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机智巧妙地冲破与摆脱了敌人的“围剿”，冒着暴风雪在深山密林里和敌人转战的事迹。

“过冰河”与“在断粮的日子里”反映了杨靖宇同志和李兆麟同志的不畏艰苦的英雄气概和热爱同志的高贵品质。

“太岁头上动土”反映了抗日联军抓住敌人弱点，机智地歼灭敌人壮大自己的战斗故事。

林 中 远 征

凤旗插图

☆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1%印张·29,000字·印数：1—20,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 10090·361 定价(5)0.13元

目 录

过冰河.....	1
“卖蹄子”.....	6
在断粮的日子里.....	15
缝棉衣.....	23
太岁头上动土.....	30
林中远征.....	38

过冰河

原抗联第一軍独立第一师警备队班长 李光 讲

一九三三年初冬，日伪軍糾集了六千多兵力，“圍剿”盘石玻璃河套地区。这一带是我們南满游击队独立第一师的根据地。为了保存我軍的有生力量，楊靖宇师长率領我們全师兵馬，突破了敌人的重圍，准备东去濛江。在十一月的一天晚上，我們赶到了輝发河边。

輝发河是松花江上游最大的一条支流，河水流过樺甸不远灌入松花湖。每年夏秋两季，雨水多，湖水泛溢，一部分湖水又涌进了輝发河，因此，河水猛漲，到了冬月还不封冻。

白天刚刚落了一场大雪，满地白花花的，刺骨的西北风，直往脖子里鑽。我們师的先头部队到达河边一看，有一多半河水只冻上了一层薄冰。沒有桥，也沒有船，只好徒涉过去。严冬涉水，这个滋味可不好尝啊！別說还不知道河水有多深，就算是不太深吧，光冻，还不冻去一层皮啊！

夜里十一点多鐘，师部也赶到了。三团长向楊靖宇师长报告了情况，楊师长随即把馬繩遞給我，使朝河边走去。不到一袋烟的工夫，他就回来了，把全师三百多名同志召集在一块，压低了他那慣用的高嗓門說：

“同志們！河，咱們一定要过去！什么船啦，桥啦，这

些还是以后再去想吧！”他講着，眼光从每个战士的臉上掠过，当雪色映在他的臉上时，我看见他的臉上露出疼爱的表情：

“是的，寒冷往往会把人的生命夺去，但是象咱们这样顶天立地的好汉们，它是夺不去的！同志们，世界上没有我们抗日联军克服不了的困难！”

楊师长一說起話来，总是那样充满着鼓舞人心的力量。他的每一句話，都好象有一股巨大的魔力，紧紧地抓住了我們的心。

他命令地說：“我騎的那匹馬和另外两匹馱东西的馬，讓小宏光、小万和小李騎上，因为他們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一听师长要把馬讓給我騎，我的心馬上緊跳了一下。这怎么行？我的任务是保护师长的呀！我赶紧向师长提出：“师长，你看我的个子已經不小了，怎么还能說是个孩子呢！大家能过去，我也一定能过去。”

楊师长看着我，回答說：“小李，就算你不是孩子吧，可是，你总得听我的話呀！”

师长剛說完，一蹶身就跳进河里，教导团团长，一把扯住他的衣襟，想拉住他，却被他一带也带进河里。薄冰，随着波浪，慢慢地向四面浮去。只听师长在河里喊着：“下来吧，同志们！这真是天赐的冷水浴啊！”

同志们一看师长带头跳进河里了，不大工夫，全师的同志都“扑通”“扑通”地跳下去了。我一看，他們那么高的个子，河水都快沒脖子了，没办法，只得騎上馬，一



楊鞭也下水了。

薄冰，被撞得“嘎吧”“嘎吧”直响。我騎在馬上，半截大腿浸在水里，水寒刺骨，簡直象有數不清的鋼針扎在腿上，一股凉气从腿上一个勁兒地往心窩里鑽。我咬着牙，屏住气，不知怎么掉下了几顆大眼淚珠子。我看到楊師長和同志們把整个身子都浸在冰冷的水里，還不時地回頭向我們打招呼，我心里當時就想：“他們的苦比我不知要大多少倍啊！”

于是，我趕緊擦干眼淚，勒緊馬韁繩，緊跟在部隊的後邊，趟了過去。那匹淡紅色的馬仰着脖子，不住地搖晃着腦袋，想叫也叫喊不出來。不到一刻鐘，全師爬上了對岸。楊師長一上岸就朝同志們喊道：“千萬別停下，趕快跟着我跑啊！”

我一上岸，就牽着那匹渾身凍滿冰花的馬，跟在師長身後跑。師長跑的步子很大，邁一步足夠我跑兩步。在一望無邊的雪地上，三百多雙腳“吱吱嘎嘎”地朝南方跑着。我拽緊馬韁繩，深一脚淺一脚的，不知道跌了多少個跟頭。沒濕的褲子，被寒風一吹，早已凍成冰褲子啦。梆硬的褲腿，磨着肉皮痛得要命。再看看同志們全身都是冰，一定比我痛的厲害！可是楊師長還俏皮地說：“小鬼，若是不當紅軍，一輩子也撈不着這身冰衣裳穿吧！”

同志們被他逗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我們一口气跑了五、六里路，心里那股寒氣慢慢地減少了。我們在一个山根下找到兩間破草房，攏起一堆火，同志們翻過來轉過去地烤着身上的衣服。

我把馬牽到火堆跟前，想讓它烤烤，這時，我看見楊師長跑東跑西的，囑咐同志們好好把衣服烤干。可是他呢？渾身挂滿了冰溜，却不到火堆跟前來烤一烤，我心里真過意不去，就跑過去，扯住他的手，硬把他拉到火堆跟前，可是他却說：“小李，你好好把褲子烤干就行啦，我比你抗凍得多哪！”

真怪，人身上都是長的一樣肉，哪能有抗凍和不抗凍之分呢！這明明是楊師長愛護我。說實在的，從打我和楊靖宇師長接觸的那一天起，就發現了他這種為了同志犧牲自己的高貴品質，每當環境艱苦的時候，他總是這樣不關心自己，只照顧同志們，真叫我這警衛員沒有辦法。

我們烤了半天，衣服、鞋子還是挺濕的，但是在这里不能久呆，因為天一亮，敵人就會沿着雪地上的腳印追上我們的。於是，楊師長又領着全師同志，往西南方走下去了。這樣，我們一直穿了好幾天冰衣裳。

（王玉亭記）



“卖 溜 子”

原抗联一路軍二軍連長 范德林 講

一九三八年冬天，白雪遮盖着东满的綿亘山岭。抗联第二軍冒着刺骨严寒，英勇奋战，将紅石砬子、柳树河、老鹰沟、小簸箕等四个村鎮上的鬼子警备部队一扫而光。这使伪滿洲首都新京的鬼子大本营，惊惶不安起来，慌忙从北满、南满調来三个整师的人馬，向我們进行大規模的“圍剿”。整个冬季，为了避开敌人主力部队的攻击，楊靖宇同志带领部队，由八道江边打边撤，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躲过了敌机的轮番轟炸和扫射，进入了樺甸山林。多少天来吃不上，睡不足，一路奔波，同志們都疲乏极了！进到大森林里，刚傳下休息的命令，个个都两眼一闭，身子軟綿綿地靠在树干上就睡过去了，就是用棒子打，恐怕也不会醒的。

我睡的正香，好象有人在我耳边喊：“范連长！范連长！”我以为誰在开玩笑，便含糊地答了一声：“干什么，別乱叫！”翻过身来，又昏沉沉地睡着了。忽然，有人又踢了我一脚，我真有些煩了，坐起来一看，原来是軍部小通訊員，他哭喪着臉站在我的面前。

“干什么？喊叫起来沒个完！”我說了他一句，又側身倒下了。

“別睡啦！司令員叫你哪！喊你半天也不醒！”他用

手使勁搖着我的胳膊，急得差點哭出來。我這才有些清醒，一骨碌坐了起來，問他：

“司令員叫我？”

“是啊，快去吧！”

我急忙站起來，頓時，腦袋“嗡”地一聲，天旋地轉，幸亏小通訊員慌忙過來扶住，我才慢慢地站穩，我心里說：“可真成了‘大头翁’了！”站了一會兒，腦子里仍然暈呼呼的，我知道，這是睡眠不足的緣故。我勉強把四肢舒展了一下，揉了揉太陽穴說：“走吧！”

軍部臨時搭起來的破帳棚，西北角上扯了個三角口子，寒風從這裡鑽進來，掀起掛在帳棚門口的布頭，呼喇呼喇地響着。地中間生着一堆篝火，冒着熊熊的火焰。四師長周樹東，坐在火堆旁邊，借着火光看文件，聽見我的腳步聲，抬起頭來說：“范德林來了！”

“是司令員叫我嗎？”

“是找你，等一下吧！”周師長往一邊挪了挪，讓出二尺來寬的破皮祆邊，給我讓坐。

這時，靖宇同志抱了一捆樹枝走進來，我急忙站起來給他敬禮。借着火光，我見他那兩隻發光的大眼睛，顯得更加英俊、威嚴，只有眼角上的皺紋，由於許多天來艱苦的战斗，日夜的工作，刻得更深了。他把樹枝堆在一邊，轉過身來，用那有神的目光，不停地打量我，慢聲慢語地問：

“你怎么穿得这样少啊？”

他那高大的身軀，象一堵牆似的蹲在火堆旁邊，向我

招了招手說：“蹲下烤烤吧！”

靖宇同志這兩句話說得我心裡熱烘烘的，這時我才明白，他剛才看我的原因。在東滿大風雪里，寒冬臘月還穿着夾褲，那股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可是這時，我好象覺得從首長的胸膛里迸出一股烈火，燃燒着我的心，身上不感到冷，只覺得熱。我說：“首長不是和我穿的一樣嗎？”

他兩眼注視着我的臉，說：“記住，這是誰叫咱們這樣的？將來一定要算這筆賬！噫，找你有個事，商量商量。走了這些日子，咱們這羣老虎現在該打打盹了，可是鬼子還在追趕我們……”說到這里，他停了一下，又往火堆上放了些樹枝，兩眼看着火苗，不緊不慢地接着說：“雪地里有咱們留下的腳印，鬼子早晚會趕上來的……”

我一聽鬼子跟踪追上來了，心裡就有些着急，一陣緊張情緒，飛上眉梢，連忙接過來說：“司令員，快叫我帶人去阻擊鬼子吧！”

“急什麼！當指揮的不能性急，要平心靜氣地考慮！”靖宇同志的話，使我鎮靜下來。

“現在咱們不能同鬼子硬碰，要保持有生力量，想辦法以少勝多！”

雖然我勉強鎮靜下來，可是仍然忍耐不住，又急忙說：

“司令員！什麼事，你就說吧！”

“你又性急了！”靖宇同志停了一下說：“為了疲勞敵人，使咱們得到充分休息，想叫你帶些人去‘賣躑子’，不過這次可不比以往，這你會明白的。”司令員看了看周師



长，又对我笑了一下。

“好吧！我們一定保證大隊安全，叫鬼子跟着我們轉圈去！”

我說着站了起來，這時，從帳棚的破窟窿里吹進一股冷風，把我的褲角吹得直搖擺。周師長捏了捏我的褲子，還未等他開口，靖宇同志已經解開了腰帶，正往下脫他那條開了花的薄棉褲。我明白首長的用意，沒等他脫下來，我就說了一聲：“首長，我走了！”

“等一等！把它穿上！我還有一條在布袋里哪！”靖宇同志雙手捧着棉褲，塞到我的懷里。

我知道：秋天繳獲的衣服，司令員全都分給戰士了。通訊員給他留下一條褲衩，惹得他很不滿意，硬逼着通訊員送給炊事員了。現在他哪里會有棉褲呢！我望着他穿的那條补丁落补丁的單褲，心里一酸，眼睛就涌出了淚水。我不願在首長面前哭哭啼啼的，馬上扭頭跑出了帳棚。靖宇同志在後面招呼着：“范德林！把它穿上！”

“穿棉褲不靈活！我不穿了！”我跑出四十多步回頭一看，靖宇同志和周師長還站在帳棚外面，迎着寒風，向我招呼，嘴里還喊着。

我高舉起右手，揮了一下，喊着說：“首長休息吧！我們保證大隊的安全！”

我回到連里，選了十二名體力壯的小伙子，帶了两挺輕機槍，剛要出發，司令員踏着深雪走來，離老遠就招呼：“等一等！給你們補充些子彈！”他從口袋里掏出六十發子彈，分給同志們說：“任務很重，不知會遇到些什麼困

难，不过大家要有信心！主力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你们。”

“司令员，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崔春国指导员替大家下了保证。靖宇同志高兴地和他握了握手，又把我叫到一边，嘱咐我说：“你要很好地爱护每个同志，他们都是革命的宝贝！你们十三个人去，还要十三个人回来！”他说着又把棉裤往我怀里一塞，和藹地说：“好同志，把它穿上吧！”

当时，我心里不知如何是好，幸亏崔指导员拦住了靖宇同志，我才借着机会整理一下队伍，便带队出发了。我们走出很远，回头一看，靖宇同志还站在树林子边上，向我们摆手招呼呢！

下午三点来钟，我们翻过山梁，在一个山沟里停下来。崔指导员说：“老范，在这干吧！”

“差不多！这回做的要特别仔细，叫鬼子看不出脚印来，好让大队充分休息！”

派出岗哨以后，我们便分头到远处把雪背来，从头顶上往下撒，把大队走过的脚印埋起来。一边撒一边往后退，雪花象自然降落的一样，把进山的道路一寸一寸地封闭起来。

这样，一直干到天黑，埋出多远，也不好估计，反正是翻了两条山沟一条岭。我叫同志们把背雪用的衣服穿好，开始往东南走，十三个人又把雪地乱踩一通，趟出来的脚印和大部队走过的一模一样。走出很远之后，才爬上一个山岗，绕到南山坡。指导员说：“老范，咱们在这休息一会吧？”

我考虑同志们也真累得够呛了！鬼子还不会马上追来，就同意在这里休息了。战士们把机枪架好，指导员就去站头一班岗，其他同志都蜷曲着身体，坐在雪地上打盹。

我躺了半天也睡不着，心里老是返来复去地考虑着：埋上的脚印，会不会被敌人发觉呢？能不能骗过狡猾的鬼子呢？

这时，指导员下了第一班岗，嘴里叼着纸卷的旱烟向我走来，问我：“老范，鬼子咋还不来？”

“忙啥，反正他们会来的！”我嘴里虽然这样说，心里却有几分怀疑。我俩背靠背坐着，四面山峦异常寂静，好象这不是处在战争的年月。从这宁静里，我们知道大部队正在安然地休息着。

第二天黎明，远处传来了一阵阵洋狗吼叫的声音，我们立刻紧张起来。同时，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鬼子上我们的圈套，让我们带过来了。

“老崔，快往下撤！领着他们转圈！”

指导员点了点头，我们便带着队伍钻进森林里。这一天，我们一步也没有停下，鬼子追的很紧，总是离我们有三、四里路，大家累得“呼哧呼哧”直喘，两条腿越来越感觉沉重。指导员一连摔了两跤，喘得说不出话来，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我把他的枪接过来，搀着他走。

太阳偏西了，前面出现一片伐倒的大树，大家加快了脚步，过了倒树，就会安全一些。忽然，指导员“哇”地吐出一口鲜血，两眼紧闭着倚在我的身上，我急的满头大

汗。

“老崔！老崔！”我在他的耳边喊了两声，他也没有回答，我心里更慌了，这怎么办？我勉强把指导员背到倒树后边，这时，鬼子的枪声越来越近了。同志们围着我說：“連长，跟鬼子干吧！”

看情况也只好干一場了，可是，这时我馬上想起了司令員說的話：“十三个人去，还要十三个人回来！”

于是，我再三囑咐同志们說：

“可以打！可是决不能硬拚！咱們要边打边撤！”

我又对机枪手下了命令：“赵永发！你把指导员背上先走！把机枪給我留下！”

这时，鬼子已經离我們不到半里路了，子弹尖叫着，从我們头顶上飞过。大家隐蔽在倒树后边，举起枪，瞄准鬼子射击。“叭”地一枪，把領队的鬼子打个仰面朝天，接着，一陣排子枪向敌人堆里扫了过去，又撂倒了八个鬼子。剩下的慌慌张张地趴在雪地上，举着枪向我們还击。

双方相持了二十多分鐘，我一看時間长了对我們不利，便命令大家赶紧撤退。可是，同志们仍然趴在那里不动，对面又有几个鬼子爬上来了，我急忙大喊一声：“撤退！”同时，端起机枪，又向鬼子扫射了一陣，也跟着大家撤下来。

我們沿着倒树撤出十来里地，这时，天已經黑得看不清了。忽听后面响起了爆豆一般的机枪声，敌人的大部队赶到了。鬼子看我們人不多，又只有两挺輕机枪，仗着